

# 八幅書法追憶紅軍長征八大偉績

# 劉蒙：父親劉伯承是本令人回味的書



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

特別報道

紅色文化漫談系列

作為新中國開國元帥之一，劉伯承在軍事才能上極具天賦，是歷經百戰的「軍神」。與此同時，熟讀文史精外文善翻譯的他更是文武兼修的一代儒將。作為劉伯承的次子，建國後出生的劉蒙得以在父親身邊長大。「爸爸一生勤奮，無論是在歷史、文學、書法、外文等方面的學習和思考，還是在為人處事的準則上，都潛移默化地啓迪着我們。」今年恰逢中國共產黨建立一百周年，劉蒙少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，用八幅書法作品講述紅軍長征中最重要的八件事，追憶父親的長征足跡。在他看來，父親偉大的一生，好似一部博大精深的書，如今拜讀，依舊回味無窮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帥誠 廣州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劉蒙接受訪問時回憶父親一生勤奮，啓迪後人。

胡若璋攝

他是開國元帥之一，也是生活中循循善誘、博之以文、約之以禮的好父親。在外界的追憶以及影視作品的塑造中，劉伯承善兵法，為人和藹，同時也是那個不用麻藥做手術、眼睛被割72刀卻未吭一聲的「軍神」，其中彝海結盟的故事經過影視劇的演繹，最為外界遠揚和傳頌。在兒子劉蒙看來，除去歷史影視劇的濾鏡之外，爸爸劉伯承是典型的既慈愛又嚴厲的父親。接受本報記者兩個半小時專訪時，已近懸車之年的劉蒙再談父親，一共用了19次「感動」和13次「不容易」。



劉伯承元帥全家福。

在梳理紅軍長征過程中血與火的征程以及父親帶兵行軍足跡時，從事過軍事研究的劉蒙只用時一個月就豪邁提筆寫出《突破烏江》、《智取遵義》、《四渡赤水》、《攻克婁山》、《巧渡金沙》、《彝海結盟》、《強渡安順》、《大渡索寨》八幅書法作品。三年前，系列作品均在北京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展覽上集體展出。觀者無不紛紛讚歎：氣勢豪邁，激盪人心。

## 四十多年戎馬生涯不離書畫

真實的歷史就是藝術。回望八十多年前，突破烏江的迅猛、智取遵義的智慧、四渡赤水的神奇、婁山關上的西風烈、彝海結盟的兄弟情深等，每一個典故的背後都記載着革命先輩們的智慧和膽識。

「用書法作品講述紅軍長征中的最重要的八件事，這是一個史詩般的技巧。」這個構思在心底早已醞釀多年，直至2012年退休後，劉蒙才騰出時間正式着手創作。

歲月滌瀟，劉蒙憶起父親的一生好似一個「寶藏故事庫」，與人細說三天三夜也講不完。他希望用八幅書法作品，來書寫紅軍長征途中父親一路過關斬將的偉績。「事實上，從書法的角度來看，父親的字也極為漂亮。」僅從重慶解放紀念碑的碑文，以及《淮海戰役中雙堆集殲滅戰初步總結》的報告來

看，劉蒙稱讚父親的書法作品也稱得上首屈一指。八歲跟隨父親臨池學書，劉蒙最初也從顏真卿的《多寶塔碑》臨摹開始，十幾歲的時候也曾臨帖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一百多遍。

相比繪畫的形式，劉蒙認為，書法本身就是文字，能夠把歷史的真實細節都記錄下來。八幅書法作品皆用行楷書寫，釋文則用行草來呈現。劉蒙說，書法自身也有兩個意義，第一，社會性，能讓人交流；其二，藝術性，可給人的享受。

讀書和習字是劉蒙一貫之的兩大愛好，這也是一生酷愛讀書的父親流傳下來的家風。翻看劉蒙的工作履歷，專業含金量無需贅言。做過軍事外交官、聯合國軍事觀察員、地區司令，也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愛沙尼亞、芬蘭和新西蘭武官等，獲芬蘭總統授予的一級騎士勳章。四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，喜歡書畫的劉蒙坦露，天天練字，幾乎少有間斷。對書畫的興趣自小就有，在經過父親作為書法的啟蒙老師後，青年時期的劉蒙還師從官付先生、啟功先生學習書畫十多年。

## 《太行魂》畫作憶先輩守國智慧

抗日戰爭後，劉伯承率領八路軍129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，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，拓展了「敵進我進」的新型游擊戰術。赫赫有名的「劉鄧大軍」正是在這裏打響了旗號。為了追憶這一段歷史，劉蒙用丈二的巨幅宣

紙繪有《太行魂》畫作。某年，劉蒙初到太行山，正值十月末十一月初，太行山谷層林疊翠、野楓紅得燒人眼。目送秋鴻飛去，總能輕易激起書畫人的心緒。劉蒙說，今人熱衷秘境之美，山高林密中，先輩們「敵進我進」的守國智慧也需偶爾懷念。翻開劉蒙書畫作品集，和「紅色」有關的主題書畫作品不多，卻勝在情真意切。和英雄有關的典故，劉蒙有數不勝數的細節佐證和描述。

古人有云：功在字外，功在畫外。劉蒙對此深表贊同。「十幾歲時，父親要求我背誦《古文觀止》百篇，並告誡說可終身受益。」和每一個調皮的孩子一樣，當年父親布置的這個家庭作業，在劉蒙看來是每天難過的「晨關」，背不下來肯定是要被父親批評的。不過，也恰是在父子倆的背誦教導中，劉蒙也第一次感受到父親驚人的記憶力。「那時候，他眼睛完全看不見了，但他能對我背誦出錯的地方及時糾正。」劉蒙暗暗驚歎，這些父親少年時期讀過的書，到晚年還能一字不差地講述。天資之外，父親勤學苦練的背影，是劉蒙記憶深處的「名場面」。



《太行魂》



2018年劉蒙在北京舉辦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書畫展。

## 劉伯承36歲苦學俄文 首譯「游擊戰」

為了學好俄語，劉伯承元帥有多拚呢？1927年11月，南昌起義失敗後，從廣東撤回上海的劉伯承受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求學。同去的同學中，他是36歲的高齡學生。除此之外，劉伯承的眼睛早在戰爭受傷，右眼被摘除後長時間閉眼就會發炎難受。

「這些困難在父親面前似乎不值一提，最終他成為一個『俄語通』，翻譯了190多萬字的作品。」劉蒙說，沿用至今的很多軍事術語都是由父親首譯。比如，最被大家熟悉的「游擊戰」，就是父親融貫中西翻譯而成。

最初「游擊戰」被翻譯為「黑猩猩戰」，部隊士兵不明所以。劉伯承便結合單詞的詞義又從《史記·李廣



劉伯承元帥翻譯的外文軍事作品。

傳》裏「李廣擅游擊」一句中取「游擊」二字，遂翻譯而成。除此之外，比如，「參謀長」、「幹事」等名詞也都是他首譯而成。

「爸爸考慮到自己軍隊的特點，所以在司令部門工作的就叫參謀，在後勤部門工作的就叫助理員，在政治部門工作就命名為幹事。」劉蒙表示，在人員龐大的軍隊裏，經過父親的翻譯命名，很快就能知道對方隸屬於哪個部門和職務。另一方面，父親對舊日軍中留存的一些不平等稱呼也一一重新翻譯，比如將「伙夫」改成

「炊事員」，「馬伕」改叫「飼養員」，「護兵」喚作「勤務員」，「軍官」改為「指揮員」等。

## 帶《彝海》劇組赴美講流利英語

劉蒙後來做過一段時間翻譯。即使身處一個窗明几淨、熱茶在側又滿牆字典可供參考的工作環境，翻譯工作仍讓劉蒙心生難意。遙想戰火年代下司令部門工作的場景，站在半個「同行」的角度，劉蒙說，父親能有這麼多翻譯成果實屬不易。「他經常是在馬背上、油燈下手不釋卷地做翻譯工作。」年近七旬的劉蒙感慨道：「父親是我見過的所有人裏最用功的一個人。」晚年的劉伯承，依然保持大聲朗讀外文的習慣，夜晚堅持聽俄文廣播、學習英文。

「在為我們兄弟姐妹選擇外語學習

時，父親結合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讓我們學習了英文。」2016年，劉蒙帶著《彝海結盟》劇組赴美國洛杉磯參加中美影展藝術交流時，曾以一口流利的道地的英式英語為該片做宣傳。劉蒙以美國電影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》（內地影片名為《碟中諜》）為切入口推介：「那部影片是一個虛構的故事，但今天我一個真實的故事給你們帶來了。50萬敵人在前，我軍在3萬人的情況下突圍成功。」底下的觀眾立馬報以熱烈的掌聲，劉蒙對這個瞬間記憶猶新。在他看來，當年父親讓他學好英語，也讓他日後打開了和世界流利對話的大門。



1940年初，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主要領導在河北涉縣（左起：李達、聶榮臻、鄧小平、劉伯承、呂正操、蔡樹藩）。資料圖片



1949年，劉伯承（左）、鄧小平親臨渡江戰役前沿，部署渡江作戰。資料圖片



掃碼看劉蒙訪問

### 突破烏江

### 智取遵義

### 四渡赤水

### 攻克婁山

### 巧渡金沙

### 彝海結盟

### 強渡安順

### 大渡索寨



## 新中國兩塊有故事的紀念碑

### 小資料

「去北京得閒可以看看人民英雄紀念碑。」劉蒙對香港的讀者朋友，尤其是香港青年和學生發出邀約。人民英雄紀念碑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，在它的台座四面鑲嵌着八幅巨大的漢白玉浮雕，分別以「虎門銷煙」、「金田起義」、「武昌起義」、「五四運動」、「五卅運動」、「南昌起義」、「抗日游擊戰爭」、「勝利渡長江」為主題，在「勝利渡長江」的浮雕兩側，另有兩幅以「支援前線」、「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」為題的裝飾性浮雕。1949年9月30日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，為了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，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。劉蒙說，其中「南昌起義」、「抗日游擊戰爭」和「勝利渡長江」三個浮雕故事，父親都是當時的軍事第一指揮員（任南昌起義參謀團團長、太行軍區司令員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、渡江戰役總指揮）。



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。

新中國另一個有故事的紀念碑，就是在重慶朝天門碼頭解放紀念碑。劉蒙說，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幾個大字由父親於1950年國慶節題寫，這個紀念碑的設立也象徵着全中國人民得到解放（除台灣地區以外）。

「解放戰爭的勝利宣告着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，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」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周年，劉蒙表示，當代青年生逢強國時代，須承先輩意志，發復興宏願，將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，為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而努力奮鬥，這才是我們對建黨100周年最好的紀念。